

专访复旦哲学教授徐英瑾： 诗意感受是人工智能体验不到的

品
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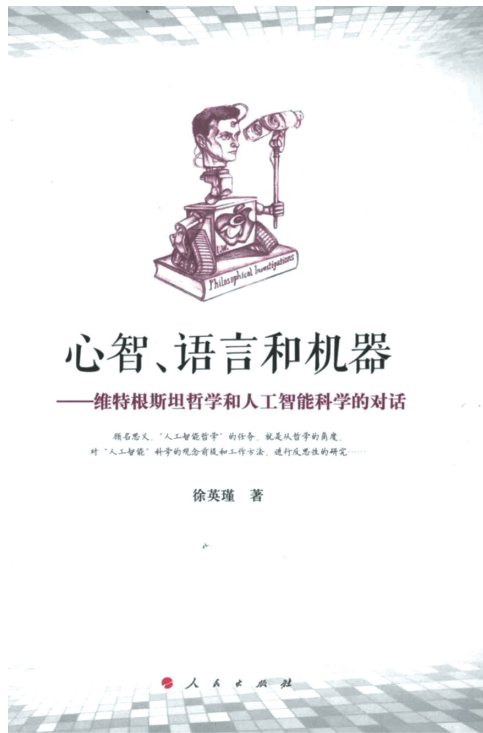
《用得上哲学》

□□

在专访中，徐英瑾对哲学和人工智能进行了精彩阐述，他认为，让哲学家去对社会上各种现象随时发表评论，就好比让昆曲演员去跳disco。但如果要对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战略性前瞻研究，把天下学科都罗列一下，会发现只有哲学才能干得动这活儿。



徐英瑾



《心智、语言和机器》

很多人用了哲学却忘了它是哲学

封面新闻：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，有怎样独特的优势？

徐英瑾：不少人注意到，一些物理学、社会学概念经常会被混搭用到其他领域内，比如量子婚姻、量子物理学，墙的增加和递减。而哲学就是让这些概念用在正确的领域，不要混场，不要串戏。有的人会说，不是讲究融合嘛，但是融合的前提是分开，先分清概念才有融合的价值和意义。

封面新闻：如果用比较简要精炼的语言来概述，人工智能哲学的核心主题是在讨论什么？

徐英瑾：就是对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进行战略性前瞻研究。把天下学科都罗列一下，会发现只有哲学才能干得动这活儿。研究人工智能不能不知“意向性”。而“意向性”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概念。

封面新闻：不难发现，纵观世界当下各学科，哲学对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想象、问题，没有很好地回应，对现代科技进步的发言权和分析能力，影响力也都比较弱，影响力有限。你认可这种观察吗？有人说哲学是超前的思

考或者是等世事沉淀以后再来做思考。总之要跟当下的现实保持一定距离，才能看得清。你如何看待哲学跟大众之间的关系，哲学跟时代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？

徐英瑾：其实很多人用了哲学，但是却忘了它是哲学。哲学的知识产权被使用，却总是被忘记。比如《黑客帝国》里用的就是哲学的概念。当然现在由于专业的哲学学者忙于写论文，无暇回应大众关心的议题。也确实需要一个桥梁，让大众知道当下的哲学家在做什么，在想些什么。我现在也在一些视频节目上，比如“看理想”，用普通大众听得懂的语言讲一些哲学。

哲学对很多事情不回应，有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。比如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太阳底下无新事。很多社会现象和问题，在历史上是有重复的，并不是新鲜事儿。那么哲学与其去对这种此起彼伏的现象进行回应，不如去思考抽象的东西。打个不太恰当比喻，让哲学家去对社会上各种现象随时发表评论，就好比让昆曲演员去跳disco。

生命的意义需要用生命去体验

封面新闻：其实学会了哲学思维，对现实生活还是很管用的。

徐英瑾：是的。比如说，不管是西方的斯多葛主义、皮浪怀疑主义，还是东方的老庄哲学、魏晋玄学，如果你认真读他们的书，研究他们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你就不会放弃努力。从历史梳理就会发现，东方的老庄哲学主张忘记功名利禄，去功利主义，但不是放弃努力。哲学可以帮助你，不一定要非常多的物质，也可以在美学上有很好的享受。

封面新闻：当下不少年轻人有灵魂空心化的感觉。于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又被经常提及：哲学能提供生命的意义吗？

徐英瑾：生命的意义不是一个命题、句子，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包括哲学能提供的。如果哲学真的提供了，也没有多少人会真正信服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主要在于生命的过程。比如，你有一个孩子，继承了你的基因，你陪伴这个孩子一起长大，从中感受到快乐，这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。你喜欢画画，在画画的过程中觉得开心，有成就感，这也是意义。意义是需要用生命去体验的，不是一个你去接受的道理或者命题。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爱，没有培养出任何爱好，没有任何关切，那我就给他讲三天三夜哲学，也没啥用。在我看来，现在的人觉得内心空心化，跟金钱或者资源多少关系不大，而在于人的

能动性在下降。比起几十年前，人们要通过学习自我提高，现在可以利用的资源，比以前多多了。

封面新闻：提到人工智能，最常提到的一个说法是，人工智能跟人的本质差别在于，前者没有情感。虽然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写诗，虽然一些诗写得也不错，但往往被批评缺乏人的灵动。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？

徐英瑾：情感、身体感受的确是很特殊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人多多少少是能感受到春风的滋味，从而感受到小小的幸福。这跟身体感觉、视觉感觉有关联，是身体在体验一系列词汇的运用。人工智能缺乏的就是以这个身体体验为基础的微妙校对。机器人写诗就是词汇的大数据使用。你看小朋友写作文其实有点像人工智能——容易犯堆砌词汇的问题，看到大人用什么词自己也用，缺乏成年人有的分寸感和校准感。我本人也写小说，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小说翻成英文版。第一遍会使用机器软件翻译，然后我来重新改。人工智能大大减少了我的工作量。但我发现，韵律感和身体感是机器最不擅长的。另外就是幽默感、谐音“梗”，也是机器人无能为力的。因为要感受和传达谐音带来的幽默，必须得有身体感官和发声器官，而机器是没有的。将来机器不会有，目前还不确定。总体来说，情感是基于肉体，灵肉一体，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一种状态。

人工智能应朝着离线机器人方向发展

封面新闻：目前关于“元宇宙”的讨论和关注度非常高。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去阐述和理解。你本人对之如何理解？

徐英瑾：我理解的“元宇宙”是与现实社会平行的一个网络虚拟王国。在这个虚拟王国里，人可以像使用真金白银一样购买现实物品，性质更接近比特币。但对这个也有疑问。人类其实很脆弱，一个小小的条件变化，就能导致人没法享受元宇宙。比如现实中缺乏基本的电力供应，或者人的健康出现了问题。这个虚拟王国意义也不大。虚拟的手脚，毕竟还是不如真实的手脚可靠。我们要冷静观察思考这个概念到底会怎么发展。当判断一个概念时，我始终不会忘一个标准：是否低碳环保。像马斯克造的火箭，是可以反复利用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真的火箭，不是虚拟的。我认为，对人工智能的开发，应该朝着离线机器人服务的方向，对能源的依赖不要太强。

封面新闻：就目前来说，要去建构“元宇宙”，有哪些必须突破的技术障碍？

徐英瑾：比如说，带宽。虚拟王国的搭建需要很大的带宽。现实中要有各种网络基站的建设。要知道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，连2G还不顺畅。还有虚拟现实技术、增强现实技术是否足够成熟。另外就是，疫情发生后，世界很多地方的供应链出现断裂。如果基本能源丧失，现实生活都成问题的话，人们对虚拟世界的向往还有多少动力，也是值得思考的。最值得关心的是，构建一个庞大的网络世界，需要消耗很大能源。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很脆弱，我们的地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脆弱，而且彼此联系太密切，一损俱损。

**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李心月**